

三年商业收入追平李娜, 竞技低谷期仍有 14 家代言 郑钦文的商业价值为何保持坚挺?

在职业体育圈,赛场表现往往决定运动员商业身价,排名高低也左右着资源多少。不少运动员一旦遭遇伤病、状态起伏或排名下滑,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代言缩水、品牌撤离、热度消退。

但刚满 24 岁的郑钦文,却用自己的职业经历打破了这个固有认知。她的低谷期让人印象深刻。职业生涯世界排名一度跌至 160 位,竞技状态陷入瓶颈,伤病也接连袭来。然而,即便身处职业生涯低谷,郑钦文的年收入依然突破 1.5 亿元,其中 97% 的收入来自商业代言。她手握的 14 家长期合作品牌,不仅没有撤离,不少品牌反而主动升级合作、加码投入。

《福布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 12 个月,郑钦文总收入达到 226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5 亿元),位列全球运动员收入榜第七,也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中国运动员。拆解收入结构可以发现,她的场外代言收入高达 2200 万美元,占据总收入的绝大部分;赛事奖金仅为 60 万美元,相较之下几乎可以忽略。即便今年中网夺冠获得的 115 万美元奖金,在庞大的商业体量面前,也更多只是锦上添花。

更值得关注的是,从 2024 年至 2026 年,三年间郑钦文商业收入累计约 4.74 亿元,已经超过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约 4.5 亿元的商业总收入。其实,“赛场起伏、商业价值不跌”早已不是郑钦文独有的案例。如今的中国体坛,一批新生代优质运动员正在逐渐摆脱单一的胜负评价体系。

苏炳添没有收获奥运金牌,却凭借打破亚洲纪录、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等历史性突破,成为国民体育偶像,长期拥有优质商业资源;全红婵也曾经历身体发育、状态调整、暂别赛场的阶段,但商业合作并未因此消失。

品牌签约他们,看重的从来不只是某一场比赛、某一个赛季的输赢,而是长期积累的公众好感、难以复制



2026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的历史成就以及稳定而正向的个人形象。短暂的状态波动,已经不足以左右顶级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

这一点,在郑钦文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此前,她因肘手术长期休战,世界排名大幅下滑,赛场竞技进入较长时间的蛰伏期。但她的 14 家长期合作品牌依然保持合作,还有品牌顺势升级合作模式,推出个人专属产品;与此同时,阿里千问、土耳其航空等新品牌也加入其商业矩阵。

品牌敢于长期押注郑钦文,首先在于她拥有常人难以复刻的历史性荣誉。

作为中国网球首位奥运女单冠军,这枚金牌本身就是一项长期有效的个人资产。10月11日之后,郑钦文又成为中网 20 年历史上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选手,填补了中国选手在这一主场赛事多年来的冠军空白,再度书写中国网球的

新历史。

普通的积分排名、单站赛事冠军,可能会随着赛季更迭逐渐被淡忘;但历史性的突破、里程碑式的成就,却会沉淀为运动员长期的个人资产。

对于迪奥、劳力士、奥迪等全球品牌而言,签约一名顶级运动员,买的并不只是一个赛季的竞技状态,更是稀缺的身份标签、稳定的国际形象以及持续的公众影响力。历史荣誉构成了郑钦文商业价值的底盘,也让她的商业版图有了持续扩大的空间。

如果说历史荣誉是郑钦文商业价值的“底盘”,那么一次次绝境逆袭的赛场故事,则构成了她商业溢价的重要加分项。

体育竞技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只是永远不败的神话,也包括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韧性。

2026 年美网赛场,郑钦文两度

上演 0 比 5 落后连追 7 局的逆转,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实现这一成就的球员。一次次濒临绝境、一次次咬牙翻盘,相比一帆风顺的“常胜剧本”,这种低谷蛰伏、绝境重生的故事更有感染力,也更容易与当代年轻人的成长经验产生共鸣。

现年 24 岁的郑钦文,依然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距离大满贯单打冠军这一最高荣誉,她还差最后一块拼图。一旦完成突破,她的竞技成就和商业价值都能迈上新的台阶。

郑钦文逆势上扬的商业表现,其实也给中国体育 IP 行业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短期的赛场成绩,可以带来即时热度;镌刻史册的历史荣誉,则能够构筑长期价值;而真实、坚韧、积极的人格故事,最终决定一个体育 IP 能够走多远。

羊城晚报记者 龙希

深度观察

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

重返中超 广州足球要走得更远

10月11日,广州豹冲超之夜。当主裁判吹响终场哨声,主帅冯峰用沙哑的嗓音嘶吼出“中超”两字,看台上数以万计的球迷齐声回应:“广州来啦!”

在冯峰被球员抛向空中的一刹那,刘浪舟高喊:“升入中超,太爽了!”此时,百感交集的侯煜已哭成泪人。他坦言,已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激动。与大屏幕上“中超,广州来了”的字样合影,全场高唱《海阔天空》,振臂欢呼时,侯煜哭着哭着又笑了。用四年时间,他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蛰迹四年,这座拥有百年足球底蕴的城市,终于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中超席位。这是广州足球里程碑式的“回归”,也是南派足球的一次重新出发。

从容志行、古广明、赵达裕到彭伟国,这里是一代代球星梦想开始的地方;从首届省港杯在越秀山打响,到甲 A 时代太阳神的主场神话,再到中超八冠王和亚冠两度称雄的荣光……一段段记忆串联起广州足球的城市血脉。

对于一座历史底蕴深厚、足球文化源远流长、球迷基础扎实的城市而言,足球早已成为广州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曾经天体的山呼海啸、越秀山“上山睇波”的热血沸腾,在过去四年里慢慢化作一种牵挂与期盼。对于一代代陪伴广州足球成长的球迷来说,这份漫长的情感空缺,需要一支中超球队去填补。

如今,当中超赛事再度在羊城上演,广州球迷也将重新找回久违的城市足球仪式感。

回望广州足球数次冲超的磕磕绊绊,更能读懂今天这份等待的分量。

1998 年,广州太阳神从甲 A 降级后,广州足球在次级联赛蛰伏 9 年。2006 年,广州队在最后时刻冲超梦碎越秀山,直到 2007 赛季,萦绕在广州球迷

心中的痛楚才伴随着广药队升级而烟消云散。

2010 年,广州队再度从中甲杀出,重返中超,并开启了一段难以忘怀的黄金岁月。

潮起潮落,高光散去。一次次拼杀、一次次回归,让“冲超”不再只是简单的“升级”两个字,更成为这座城市对于足球纯粹的热爱,以及与低谷对峙时的永不言弃。尝尽酸甜苦辣之后,广州足球更需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回归。

广州豹升入中超,不仅是广州足球发展道路上的关键拐点,也为搭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足球生态提供了新的起点。

站上中超舞台,有望进一步反哺广州足球青训体系建设,打造更加清晰、顺畅的人才成长和上升通道,让本地足球少年看到职业梦想的落点;同时,也将带动民间足球、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形成更多联动,推动青训、职业联赛和群众足球之间形成更加完整的良性循环。

广州重返中超,也意味着大湾区职业足球版图进一步完善,南派足球的传统与当代表达有了更加具体的载体。

从 2007 年广药队冲破九年等待,到后来几度浮沉,再到如今广州豹叩开中超大门,时间告诉我们:只要足球的土壤仍在、热爱仍在、坚持仍在,这座千年商都的足球故事,就永远有继续书写下去的理由。

此刻,广州足球正在重新定义自己。这里既有“志行风格”所代表的时代风骨,也有开放、务实、坚韧的城市精神,更有扎根本土、健康发展、沉淀球迷文化的决心。

广州足球此次的复兴,更像是一次“重新起笔”——不是擦掉过往所有篇章,而是在厚重的历史书页上,开启全新的一章。

一封首次公开发表的 苏联记者致许广平的信

□葛涛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果夫(1906-1988)于 1926 年至 1930 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过中文,1927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0 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罗果夫作为苏联塔斯社驻中国的记者,从上海、南京、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向苏联的《真理报》等报刊发回了大量宣传中国军民抗战的新闻报道。

1939 年 10 月 19 日,罗果夫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大会。大概是因为罗果夫在这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认识了鲁迅的多位友人和学生,因此他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不久就开始采访萧红、曹靖华等人,希望更详细地了解鲁迅的生平和创作。1940 年初,罗果夫离开重庆经新疆回到苏联,一直到 1951 年 5 月期间,罗果夫多次来到中国,虽工作不连续,但对鲁迅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兴趣,总是利用各种机会采访鲁迅的友人和亲人。

1942 年,罗果夫在上海认识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书写了有关鲁迅的 26 个问题请许广平回答,许广平也就自己所一一作了回答。这次采访的内容后来以《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为题(作者署名“景宋”)刊登在《新华日报》(重庆)1945 年 10 月 19 日、20 日出版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的专版上。但是,随着罗果夫对鲁迅研究的逐渐深入,他对选择鲁迅作品翻译篇目和鲁迅生平中的一些细节产生了兴趣,所以又写了一封书信(作者注:这封信用中文书写,据文物档案记载,这封信从笔迹判断是戈宝

权代替罗果夫书写了书信的正文,罗果夫仅用中文在信末签名),向许广平请教了有关鲁迅研究的几个问题。这封书信被许广平保存下来,并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现转引如下:

敬爱的景宋先生:

自从我再到上海以来,已是三个多月了。在这时期中间,我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为时短促,未能畅谈。除此之外,我在英国住了三年,很少有机会讲中国话,目前用中国话和人交谈什么,在我还觉得是一件难事。因此,我决意写这封信给你,请求你为我解答一些问题:

第一,我准备在上海出版一本新的俄译的鲁迅作品集。在这本集子里,想将过去尚未译成俄文的许多作品都收进去。集子的题名是:俄译鲁迅作品新集。我请求你告诉我,在这本新集子里最好介绍一些什么作品、文章和书信。

在这本集子里,我们想介绍《呐喊》一书中尚未译成俄文的作品。此外,我们此地有一位很好的译中国诗的朋友,我们想请他译《野草》。

目前我们认为最困难的,就是选择他在“上海寓居时期”所写的文字。我特别请求你在这一方面多多帮助我们。第二,我现在送上一篇我在一九四二(作者注:六)年所写的文字《鲁迅的文学遗产》。我请求你指出其中的错误和不正确之处;并请你指示我,如何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和应该注意那(作者注:哪)些问题。

此外,你有没有关于下列各问题的

文献与资料:一、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中活动的情形(作者注:此处有另一个笔迹批注文字“1933”);二、国民党当局对于鲁迅的迫害(作者注:此处有另一个笔迹批注文字“暗杀 56 人,查死。”这句话意思应该是,暗杀 56 人,杨杏佛被杀);三、他和瞿秋白的交谊;四、为什么,并且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从广州到厦门再从厦门到上海(作者注:许广平对此处文字做了修改“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还有他那本为日本人没收了的日记的命运,究竟怎么样?

最后再拿一个问题来打搅你:就是在鲁迅和高尔基之间,有无关於他们通信或是联系的任何文献。你曾经回答我这问题,因为这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再问你一次。(作者注:此处有另一个笔迹批注文字“左给高祝寿六十纪念,四人具名:茅、丁、鲁、洛扬。”这句话意思是,左联发电给高尔基纪念高尔基六十大寿,电文署名的有茅盾、丁玲、鲁迅、洛扬即冯雪峰)

请你原谅我拿这许多问题来麻烦你。但只有在有友爱的指导与帮助之下,我才能够更好、更完整和更迅速地来从事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工作。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工作上,我一生都要感谢你的帮助的。

多谢你送给我的那本《鲁迅书简》,我一定要带到莫斯科去,给当地的中国和苏联的朋友们看看。

勿此,祝
撰安!

罗果夫
谨启 三月十二日
此外,附上上海版之俄译《阿 Q 正传》两册。



1947 年 10 月,罗果夫(左一)与茅盾(左二)、许广平(左三)、周海婴(左四)等人祭扫鲁迅墓。照片由苏联《时代》杂志社记者拍摄,后由许广平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 图/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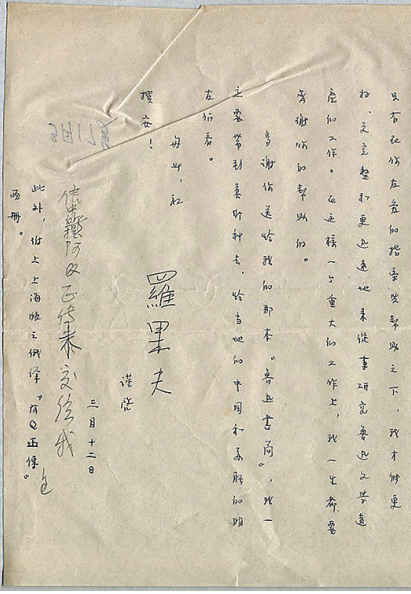
信中所提阿 Q 正传未交给我 高 (作者注:这个“高”字从字迹上看又不像是“高”。此处的一行字,似是别人添加的,或许是把这封信转交给许广平的那位“高”某所添加。另外,书信中还有几处下划线上的批注文字,应是许广平书写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是罗果夫再次到上海工作期间所写的,鉴于信中提到了罗果夫所写的文章《鲁迅的文学遗产》刊登于《时代》杂志 1946 年第 41 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罗果夫翻译的中文和俄文对照的《阿 Q 正传》是由新中国书局在 1949 年 4 月出版,因此,在这封信末注明“三月十二日”的书信,很可能是 1949 年 3 月 12 日书写的。目前虽然尚未发现许广平回答罗果夫这封来信的书信,但可以推测许广平会像她在 1942 年回答罗果夫就鲁迅研究所提出的 26 个问题那样,就自己已知回答罗果夫在这封来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罗果夫在这封书信中说他正在准备翻译的“俄译鲁迅作品新集”,检索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这本新

翻译的鲁迅作品集就是苏联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2 年出版的《鲁迅选集》,包括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 15 篇小说,以及《野草》中的 4 首散文诗。

罗果夫在上海工作期间,为传播鲁迅做了大量的工作。学者李金龙在《罗果夫与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12 年 12 期)一文中指出:罗果夫在 1943 年 10 月 19 日,指导苏联在上海创办的苏联呼声广播电台,用两周的时间,每天都播出鲁迅的作品朗诵,以此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在 1946 年,协助《时代》杂志(作者注:罗果夫当时在上海出版俄文版的《时代》杂志,因此用出版《时代》中文版的名义,规避租界的管理政策,将该杂志交给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来主办,作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宣传媒体)出版《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并在该期发表了研究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文学遗产》;1948 年在中国学者草婴和倪海曙的协助下,将鲁迅的文章《门外文谈》翻译成俄语出版;在 1949 年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杂文书信》,另外还编辑出版了鲁迅谈论俄罗斯文学的文集《鲁



罗果夫致许广平信(局部)图/作者提供

迅论俄罗斯文学。

罗果夫 1951 年离开中国回到莫斯科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依然保持着研究鲁迅的兴趣,继续翻译鲁迅的作品:1953 年,罗果夫和费德连柯等共同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 年-1956 年,苏联组织多位汉学家共同翻译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罗果夫负责翻译第一卷;1955 年,罗果夫和费德连柯等共同翻译的《阿 Q 正传》由苏联莫斯科国家儿童出版社出版。

因为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 1960 年出现极大的变化,苏联国内也不再出版鲁迅作品的翻译本,罗果夫此后也不得不逐渐减少了对鲁迅的翻译和研究。

罗果夫在致许广平的这封书信中说他永远感激许广平对他的支持和帮助,而今年是鲁迅诞辰 145 周年暨逝世 90 周年,同时也是罗果夫诞辰 120 周年,我们也要永远感谢罗果夫对鲁迅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所作出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